

聖女的秘密

1

貞慧站在窄窄的穿衣鏡前，雙腳一前一後，擺了個優雅的姿勢。她眼光下垂，盯著鏡子裡的雙腳，若有所思。事實上，她已在鏡子前逗留了好一會兒，她擺弄著身體，正面照了照，再轉向側面，接著後退幾步，又再往前走，這樣反反覆覆不下十多次，就是沒辦法決定要不要買這雙鞋。

她的腳上是一雙夾腳的細跟涼鞋，白色的細帶子上綴了幾朵淡紫色的小花，穿起來既俏皮可愛，具有青春氣息，又兼有淑女的高貴典雅，很適合她的年齡，也適合在炎熱的夏天穿。

「真的很好看啊！妳的腳趾頭很修長，這種瘦腳型很適合穿涼鞋。有些人的腳板比較肥，想穿都穿不下哩！」專櫃小姐以多年的經驗，判斷貞慧極可能會買，故開始施展說服功力，在一旁極力慫恿著。

「真的嗎？謝謝。但是我覺得跟太高了一點。」貞慧其實對自己細緻的雙腳十分有自信，也知道她穿這雙鞋真的好看極了，但她心裡有個抗拒的聲音阻止她購買。

「不會啦！妹妹，才五公分高而已，跟平底鞋差不多。這種高度最耐穿，就算穿一整天，腳也不會酸痛，而且，它的跟很穩，走起來不怕摔倒。如果是今年流行的，那種七、八公分以上的鞋，我就不會建議妳了！」女店員針對貞慧的疑慮，提出了十分周延的解釋。

貞慧又聽到她喊自己「妹妹」了。她其實不喜歡那些專櫃小姐這樣故做親切的稱呼，雖說她身材嬌小，長了一張略帶稚氣的娃娃臉，看起來的確不太老，但怎麼說也都二十七了，這個針對十多歲女孩的稱呼，實在不很得宜。她也知道，這是新近流行對顧客的討好方式，不管是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她們一律喊妳「妹妹」。但這種一視同仁的恭維，感覺不再是讚美，反而虛偽得令人不自在。

她脫下腳上的涼鞋，換上一旁同樣做七百九特價的粉紅色寬板圓跟涼鞋，在鏡子前又來來回回走動了好一會兒。

「兩雙都好看，味道不一樣。」店員看出了貞慧的猶豫，又加了把勁。

「嗯，可是我已經有一雙粉紅色的鞋子了。」貞慧的確對這兩雙特價鞋都愛不釋手，但又知道不能一口氣買兩雙。

「款式不一樣吧！這是上禮拜才出來的新款，一擺出來就賣得很好，光是一個週末，就賣掉八雙，現在 size 已經不是很齊了。」店員極力強調這雙新鞋受歡迎的程度，並暗示它可能斷貨。

貞慧往後退了幾步，想讓整個人都落到鏡子裡。

「其實兩雙都可以帶，現在週年慶做特價，真的很便宜。而且，妳喜歡，又剛好有妳的 size，這就是緣份啊！妹妹，買東西是要看緣份的。明天禮拜六人又多 size 就不齊了，到時候妳想買也沒有了。我們這兩款都是數量有限，公司才會做特價，就算週年慶沒賣完，我們也會恢復原價。」這個四十多歲，看起來經驗頗為老道的店員，真是能說善道，她揣摩著貞慧的心理，試圖以各種角度卸除她的抗拒。

她順手拿起櫃台上的計算機，熟練地按了幾下按鍵。

「妹妹，這樣算起來才不到 6 折耶，比換季時的折扣還多，妳沒買到真的很可惜。」

貞慧坐下來，脫下了腳上的鞋，換上她原來的鞋子。

「不然這樣好了，妳兩雙都帶，這樣總共一千五百八十，我給妳去個尾數，算妳一千五，八十塊我來吸收。」女店員故意壓低了聲音，彷彿害怕她的慷慨被別人知道。

貞慧遲疑了一下，沒有說話。她心想，差八十塊，這樣每雙的單價確實又更便宜了。

「妹妹，做生意其實就是看『奇檬子』，如果妳們買到喜歡的好東西，我們心情也會好，我不是只會跟妳做生意，是想交妳這個朋友。妳下次有空過來時，也可以來這裡聊聊天啊，不是非得買東西不可。」女店員似乎拿出了她最私密的武器，正施展著欲擒故縱的兵法。

貞慧差一點就被說動了，但她盤算了一下待會在其他櫃可能的消費，便堅定了只買一雙的決心。

「我拿這一雙好了。」她指著帶紫花的那雙。

店員俐落地將涼鞋裹上防潮紙，再收到盒子裡，並決定再做一次起死回生的努力。

「真的不多帶一雙？錯過了很可惜哦！」

「先買一雙就好。」貞慧想起上個禮拜才買的乳白色打摺涼鞋，便更堅定了。

女店員不再說什麼，拿著信用卡去刷卡櫃台報帳了。

貞慧站了起來，在鏡子前攏了攏新燙的頭髮，用手指頭把瀏海梳直。她想起上週五頂著蓬鬆的捲髮去上班的情形。

那天早上，才一走進辦公室，二科股長就驚呼了起來。

「辦公室來了新小姐啦！」接近五十的股長，頭頂有些禿了，最喜歡和年輕女職員開玩笑。

他故作驚異狀地把貞慧由頭到腳打量了一番。

「我們貞慧最近是不是談戀愛了？愈來愈會打扮，也愈來愈漂亮了。」股長在別人面前提到貞慧時，總喜歡喚她「我們貞慧」，一方面因為貞慧是整個辦公室裡最年輕的，另一方面，也因為貞慧平易近人的個性。

股長這大嗓門一呼喊，小小辦公室裡的注意力，都集中到貞慧身上來。女職員們一個個向貞慧圍攏，七嘴八舌地讚美了起來。

「妳燙捲髮真的比較有型，看起來也比較有精神。」

「對呀！其實妳的臉型比較適合捲的，這樣蓬蓬的，很可愛。。」

「這個捲度很漂亮，是在那裡燙的？我最近也想去燙捲。」

股長拿出了放在身後鐵櫃裡那台公共財產數位相機，也靠攏了過去。

「來，一起來照張相。這張相片可以拿去相親。」

聽到照相，大家一哄而散，分別走向自己的位子去。

「不要啦！照什麼相，都歐巴桑了，沒有什麼好照的，幫貞慧照就好了啦！」

她們推託著，對於一大早帶著剛睡醒的倦容照相的提議，實在沒什麼興趣。的確，辦公室裡的科員，除了貞慧以外，都是四十多、五十歲的女性，有的小孩都已在唸大學了。她們半輩子為家庭、工作而付出，很少關心自己的外表，生過小孩，平常又忙於家務疏於保養，身材自然無法回復到當小姐時的婀娜多姿。更何況，歲月還在臉上留下無情的刻痕，加上那掩不住的斑點與臘黃，故誰也不想將它留在相片上，作為蒼老的證據。

「那貞慧來照一張啦！股長會把它貼到局裡的公佈欄，很快就會有人上門來提親啦！」股長仍舊興致勃勃地調整著照相機。

「股長你可要寫清楚這是比武擂台的相親照哦！不然，別人會以為是要協尋失蹤人口哩！」貞慧擺了個裝可愛的 POSE，配合著股長，賣力演出。

那天一早的辦公業務，就在貞慧新髮型引起的熱鬧氣氛裡，揭開了序幕。貞慧一整天都顯得喜孜孜的，心情是藏不住地好。她原本擔心燙了捲髮會顯得老氣，還留戀著從大學一直留著的直髮，想保住學生式的清純。不過，從大家的反應看來，這兩千塊是花得值得了。

就在貞慧想得出神時，店員把帳單拿回來讓她簽了名，又匆匆離開。貞慧提著裝了新鞋的紙袋，看了看錶，心裡盤算著，待會少女服飾部的限時搶購，該再添購些什麼款式的衣服。

2

等貞慧提著大包小包從百貨公司出來時，街燈已亮了起來，週末夜晚鬧市的喧騰，似乎不只是白天的餘韻，而是另一起更盛的高潮。貞慧對於自己今天不知不覺中又刷了幾千塊，雖然感到些許自責與不安，但也並不那麼有罪惡感，因為她認為自己只是買了必要的東西。更何況，她還精打細算地只挑選 DM 中最特

價的商品，比起其他人，她可是省多了。

當走到停放在騎樓的機車旁時，她的心情卻大大地不快起來。她不得不在髒暗的牆角，放下手上的大包小包，才能把被擠地毫無間隙的摩托車從夾縫中拖出來。更氣人的是，車籃子竟裝滿了被棄置的飲料罐、廣告傳單、空紙盒等。未喝乾淨的優酪乳從罐子裡流了出來，沾黏在機車前的籃子、車輪蓋上，顯得噁心極了。

貞慧心裡嘀咕著再也不來這家百貨公司，竟然如此罔視消費顧客的停車環境。但同時，心裡的另一個聲音告訴她，如果開著車子來，待遇就會不同了。不但不必在大太陽下來回穿梭，尋找一位難求的停車格，可以直接進入百貨公司的地下停車場，而且，消費金額還可換取停車時間。最起碼，車子也不會被沒公德心的路人當作垃圾桶。

她費了好大勁才牽出摩托車，然後，望著堆在牆角的幾袋戰利品，躊躇著該怎麼載回家。左思右想後，她開始一件件地整理，把多餘的包裝、紙盒都清除掉，最後裝成一大袋。當她辛苦地蹲在地上整理時，轎車一輛接一輛從地下停車場開出來，從她身旁經過，此時，她真渴望自己也有了一輛車。

接著，她戴著口罩，裹著長袖外套，混雜在一堆機車陣中，忍受著濃烈的廢氣等綠燈亮。她偷眼看了一下停在身旁的白色轎車，車裡一個打扮地頗入時的年輕女孩，正用扶著方向盤的左手輕輕打著拍子，臉上不時揚起一陣陣甜甜的笑意，原來她正掛著耳機在講電話。貞慧興起了一股羨慕之情，她想：我為什麼不能也像她那樣呢？

貞慧目前在公家機關工作，捧的是人人稱羨的「鐵飯碗」，兩年多前她普考及格，分發到現在的單位，薪水一起跳就是三萬多，加上加班及一些津貼，每月大約都可領到三萬五。雖然說普考及格在公務人員中是最低職等，但比起她多數的大學同學，她可真的是「高薪階級」了。想到這裡，貞慧不禁有些得意了起來。她那些死黨一個月的薪水不過兩萬左右，工作時間超長，有業績壓力，又得忍受老闆的臉色，以及男同事們不時的性騷擾。她們嘴裡可都說不願當國家的「米蟲」，但貞慧知道，這不過是酸葡萄心理，大家其實都很羨慕她。

號誌一換成黃燈，等待多時的摩托車就開始焦慮了起來，騎士們催促著油門，虎視眈眈地盯著眼前的燈號，綠燈才閃，一大陣機車就像脫韁的野馬，猛然向前奔去。貞慧紛飛的思緒讓她出神了好一會兒，所以沒來得及跟上這爆發式的起步，讓後面的摩托車差點撞上她。輕巧地避開了貞慧後，這個一臉疲憊的中年男子，在向前急馳之前，還不忘轉過頭來狠狠地瞪她一眼，彷彿在說，不懂規則就不要上路。

貞慧慌忙地加足了油門，跟上了大家的速度。每次在市區騎機車，她心裡總會有股焦慮感，因為隨時得機伶地注意著週遭的各種變化：急馳呼嘯的轎車、蠢蠢欲動見縫就鑽的摩托車、莫名其妙竄出的學生腳踏車、任意穿越馬路的行人，偶爾還會有些不知死活在路上嬉戲追逐的貓狗。這些不能預期的潛在危險，總讓貞慧不敢騎太快，但又情非得已地被催逼著非快不可。

她自從有了買車的念頭，就更堅信開車的安全與舒適，故她一路上都在盤算著分期付款買輛車的可能性。大學四年的助學貸款欠了四十多萬，畢業後為了參加高普考，又繳了一大筆補習費。她工作兩年，省吃儉用還了部分欠款，但畢竟是租屋在外，吃住都得有一定的開銷，結餘的錢十分有限，如果再買輛車，究竟能否負擔得起？

她並不是那種愛慕奢華的女孩，但大學以來的儉省生活，在她心裡形成一個匱缺的窟窿，自從開始賺錢後，這窟窿就伺機著能被填滿。她多想也像其他女生一樣，能隨心所欲地買自己想要的東西。

在胡亂思索中，貞慧回到了住處，她在大門外停妥機車，便提著東西進屋去。上樓時，她在樓梯間遇見二樓的房客。

「去逛街噢？」他看見貞慧手上提的百貨公司紙袋，隨口問了一下。

「對呀，出去逛了一下。」

貞慧有些不好意思，微微地點了個頭，便趕緊往樓上走。她慶幸著自己手上只提著一袋東西。

因為她並不想讓別人認為，她只是個會購物的拜金女。

3

今天午餐時間比往常都熱鬧許多，泡茶的公用區擺滿一桌子吃的，彷彿即將舉辦一個小型餐會。因為下午兩點，辦公室除了主任、股長以外的科員，都要到隔壁大樓講習，這作為能早一點下班的暗示，當然使人雀躍不已。因此，中午的餐聚，彷彿就像預先舉辦的慶祝會。

阿滿姨一早就迫不及待地訂了烤鴨，又叫了個總匯 pizza，十一點才過半，貞慧就被支使著去買滷味、飲料。這些美味的食物陸陸續續送進來，揭開節慶般的氣氛，食物的香氣，霎時充溢了整個辦公室，煎熬著人們的鼓盪作響的腸胃。

才十二點，女性們已全就位，擺出開動的陣勢。

「股長，一起來吃啊！」貞慧招呼著那個愛開玩笑的股長。

「他要吃他老婆準備的便當。」阿滿姨首先發難，夾了一塊連皮的烤鴨片放進嘴裡。

「對啊，老婆那麼辛苦幫我準備，我的便當是有感情的。」股長帶著滿足和甜蜜，打開剛微波過，正熱騰騰冒著煙的便當盒。

「吃便當還是可以吃烤鴨啊，這沒有衝突啦！」貞慧又招呼了一次。

「你們吃就好了，我有老婆的便當就夠幸福了。」股長看來意願並不高，沒有要加入的意思。

大家不再客氣，自顧自地大塊朵頤了起來，嘴巴一時之間竟閒不下，除了拿食物發出的窸窣聲，辦公室呈現了難得的靜默。等吃了三分飽之後，大夥兒才放慢了速度，開始聊了起來。

「真好吃，好久沒有吃烤鴨了。」佩婷吃了幾塊鴨肉後，滿足地說。「可是，這些東西的熱量都很高，吃完這餐可能會胖兩公斤。」她又像突然察覺似地，對這樣放縱自己的後果，顯得有些擔心。

但即使如此，她仍熟練地在餅皮上塗了沾醬，將鴨片及蔥段放上去，再捲

起來放到嘴巴裡。

「要吃就不要怕胖啦！吃是人生一大享受，能吃就是福，趁現在能吃時趕快吃，不要以後不能吃時才後悔。」阿滿姨給了大家一個安心進食的理由。這六個女人中，她的確最有資格這麼說，因為她是所有人當中最胖的。

「可是我最近真的又胖了，好幾件裙子穿起來都好像塞滿的肉粽。」佩婷想起了那些快要穿不下的衣服，嘴裡又嚷了起來。

「我也是啊！沒辦法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忙著煮飯做家事，還要盯著孩子讀書，根本沒有時間去運動。」素菊也感嘆地說。

這些同事的小孩，大多是國小國中的年紀，在督促管教上一刻也不能大意，因此，她們平常在操煩家庭各種瑣事之外，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。

「我最近也胖了，以前的牛仔褲都穿不下了！」貞慧聽大家都在喊胖，也加入了抱怨的行列。

但她的話，卻引起其他人的同聲撻伐。

「小姐，不要在我們面前喊胖，不然不給妳吃了！」佩婷開玩笑地捏了她一把。

「對呀！都一把骨頭了還說胖，那我們怎麼辦？都吃空氣好了。」正在啃著鴨腿的美華姊，有點不高興地說。

貞慧笑了笑，拿起一塊餡料豐富的 pizza，黏稠的乳酪牽出長長的絲，看起來很是可口，她一大口地咬了下去。

「其實啊！年輕就是最大的本錢，青春最寶貴，很多事情年輕時就要去做，該吃的、該玩的都不要省起來，不然啊！時機一過，可能想做都做不了！」辦公室裡最資深的秋月姨有感而發地說。

「對啊！你們不要看我現在這麼胖，我也曾經年輕過，我也曾經二十四腰過！」站著的阿滿姨，配合自己話語的節奏，向左右來回兩次，扭動她肥顛顛的腰肢，半開玩笑半感嘆地說。

她誇張的動作，逗得在場的人大聲笑了起來。

「誰沒有二十四腰過呢？我還是小姐的時候，體重都不超過四十五公斤，那知道一結婚生了老大，胖五公斤，生老二胖十公斤，以前認識的朋友都認不出我來了！」美華姊有點不甘示弱地說。

她們你一句，我一句地感嘆著青春易逝，年華不再。

貞慧對於這種心情，真的不很了解，因此幾乎插不上口。她以為結了婚的女人，把重心都放在家庭上面，對於其他方面，並不會那麼在乎。

「可是，妳們的家庭和小孩，不就是生活裡最大的安慰嗎？」貞慧提出了自己的疑問。

「小孩當然很可愛，看到他們，會把自己的辛苦都忘光光，可是……。」佩婷雖已四十，但因為晚婚，所以兩個小孩都才讀幼稚園，正是最可愛的時候。

美華姊不等她說完，便搶過了話，帶點氣憤地說：

「小孩是前輩子欠的債！他們只是來給你氣受的。可愛只是小的時候，還沒有主見的時候，上了小學以後，就愈來愈難管了。我們這一代的父母最可憐，像夾心餅，上有公婆要侍奉，下有兒女要服侍，就只能委屈自己！」

辦公室的人隱約知道，她讀國中的兒子很叛逆，讓美華頭痛不已。在家裡乖張的行徑也就算了，還老是要他們夫妻倆到學校幫他收爛攤子，讓她顏面掃地，抬不起頭來。昨天，才又接到他在學校裡抽菸，被記了一大過的通知單。所以可以想見，何以提到小孩，美華的情緒會如此不穩定。

秋月姨試圖緩和一下氣氛，提出其他的看法。

「結婚組成一個家庭，沒有生小孩，真的會有一點冷清、無聊。但有了小孩以後，就像被綁住一樣，那裡都去不了，什麼都做不成。以前的人都說，早點結婚早點生小孩就早點輕鬆，所以我二十二歲就結婚了。現在我女兒都唸研究所了，我一樣要煮飯，要洗衣服，要做家事，那裡可能輕鬆？孩子啊，就像牛身上的軛，要到動不了時才會卸下來！」

「快了啦！等她一畢業，妳就不會這麼累了啦！」素菊帶點安慰地說。

「畢了業後，可能馬上要去煮別人家的飯，洗別人家的衣服了！」阿滿姨開了個玩笑，她的話引起大家一陣哄笑。

「看看可不可以趕快娶一個回來煮飯、洗衣！」秋月姨帶點感慨地自我解嘲。

貞慧覺得奇怪，既然結婚苦多於樂，大家幹嘛樂此不疲地往這「圍城」裡鑽？

「你們年輕的時候，都不會想多玩幾年再結婚嗎？」她真的很想知道，她們當初是怎麼決定早早就結婚的。

「我們可沒像你們這一代的年輕人那麼有主見。從學校畢業後就趕緊找了份工作，領了薪水就把錢存起來，不會一直想買東西把它花掉。時候到了就結婚、生小孩，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嘛，也不會想太多。」美華姊說。

「對啊！我結婚之前存的錢，不是拿回家，就是後來用在買房子及家用上，自己都沒有花到，想起來還真後悔哩！」素菊邊用吸管吸著奶茶，邊附和著。

「是啊！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出國玩過呢，難怪我兒子說我是 LKK！」阿滿姨又再次自我調侃。她接著說：

「去年暑假我送兒子去英國遊學，回來時去機場接他，我第一、第二航廈沒弄清楚，找候機室又繞了好久，結果遲到了，他啊！擺張臭臉給我看。真是的，也不想想，是老娘省吃儉用才讓你可以出去見見世面的！」

貞慧坐在角落，手裡拿著已經空了的塑膠杯，用牙齒咬著吸管，思索著大家剛才的對話。她出社會的這些年來，總有機會聽周圍已婚者提出對家庭、公婆、丈夫、小孩的見解，但這些說法，常常彼此矛盾，前後不一，帶著極大的情緒成分。她陷入了對這些莫衷一是的看法的思索中。

在大家仍舊十分起勁的閒聊中，她聽到不知誰說了這麼一句：

「總之要善待自己，我現在不再那麼『阿信』了，我要把年輕時付出的都補回來！」

4

貞慧仔細地把周圍剛長出來的細小雜毛拔掉，再順著上禮拜美容師幫她修出的眉型，用修眉剪修齊了邊際，才拿起眉筆畫上細細的眉。底妝已經上好，她小心奕奕地上了淡淡的眼影，將睫毛刷長，撲了腮紅後，才塗上唇膏。她化妝的技巧看起來還不甚熟練，可見才開始使用化妝品不久，但經過近一小時慢條斯理的修飾，這張臉一下子容光煥發了起來，很有現代都會女性的時髦感。

她換上蘋果綠的長袖貼身薄襯衫，刻意開低了兩個鈕扣，把內搭的艷黃色小可愛露出來，再搭配一條綴飾了繡花、亮片的牛仔褲，穿上不久前買的紫花細跟涼鞋，並在穿衣鏡前照了又照，才提著週年慶打折時買的 burberry 肩包出門。

一走進冷氣強勁的餐廳，貞慧遠遠就望見小豬在角落的位子上看雜誌。她趁小豬不注意時，悄悄地坐到她對面的位子上。

小豬從埋首的仕女雜誌裡抬起頭來，看見眼前的貞慧後，顧不得周圍其他客人，便以歇斯底里般的陣勢驚呼了起來。

「哎喲！不要嚇死人好不好？現在公家機關對公務員外貌的要求有這麼高嗎？你簡直是換了一個人嘛！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？交男朋友了又•？從實招來，誠實者無罪！」

小豬高分貝的驚叫，引起了周遭好奇的眼光，貞慧顯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但她還是充滿自信，甜甜地笑了起來。

「沒有啦！有男朋友妳還可能約到我嗎？」

這時，綁著兩束髮的可愛女服生走上前來，幫貞慧的杯子加滿了水，並將菜單分別放在二人面前。

點完了餐，女服務生拿著菜單走了。小豬故意瞪大了眼睛望著貞慧。

小豬是貞慧大學時的死黨之一，那時，她們那幾個來自外縣市的同學，由於離鄉在外的共同情感，上課點名時會相互支援欺瞞老師，下課後的吃喝玩樂又都膩在一起，感情自然好得不得了，後來形成了「台北街頭花痴五人組」，在系上「花」名遠播。畢業後她們散落到不同縣市，各自忙著工作與生活，並不經常見面，但在 MSN 上的交流，可說是一日不斷的。但貞慧何時變得如此時髦，小豬可真的完全不知道。

「妳說，有什麼秘密——沒有告訴我們？」小豬故意把秘密兩字的尾音，拉得長長的。

「沒有啊！那有什麼秘密？我還感嘆現代好男人的眼睛都被『蜆仔肉糊住了』，怎麼都沒看見我這麼優質的女生？」

「沒秘密？那就怪了！那，妳到底是受了什麼『重大打擊』，才會搖身變成這樣子的？」小豬沒辦法把大學時代清湯掛麵，從南部來的樸實女孩，和眼前這個如此「fashion」的女人聯想在一起。

「也沒有什麼啦！只是覺得要對自己好一點吧！畢竟我們的青春都有限啊！」貞慧淡淡地說著，不經意地用手指觸摸著直徑有三公分寬的圈形耳環。

「青春有限？小姐，妳以前可不會這麼說啊！我記得妳總是說我像日劇、韓劇裡的『拜金女郎』，崇尚名牌、不切實際，整天都幻想會和那家企業的少東不小心擦出愛的火花，從此嫁入豪門去做少奶奶。妳那時只差沒明說我『胸大無腦』而已！」小豬劈哩啪啦地把貞慧挖苦了一番。

她半玩笑的話語，讓貞慧想起了大學時代「花痴五人組」的快樂時光，不禁燦爛地笑開了。小豬說得沒錯，她的確是五個女孩當中最不「花痴」的，也不知道當時為何竟能混跡在這樣的團體裡。

「我只是觀念改變了而已呀！妳想想看，女人的青春有多短暫，大學畢業時就二十二、三了，到了二十五歲，外貌就會開始走下坡，再漂亮的女人也擋不住老化的命運。我今年已經二十七，說不定那天就突然結婚生孩子，這樣算算還

有幾年可以打扮自己呢？所以我才會『卯起來』好好愛自己呀！」

「嘖！嘖！嘖！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，這些話竟然是從『聖女貞慧』的嘴裡說出來的！」小豬提起了貞慧大學時的綽號，還故意加重了這四個字的聲調。

「難怪妳當初那麼篤定要考公務員，原來可以拿中華民國納稅人的血汗錢來成就自己，唉！醜小鴨竟然是這樣才變成天鵝的。」

小豬說完，身體前傾，用手掌托著下巴，手肘支著桌子，感慨地說：

「而天鵝，竟然每天累得像條狗，根本沒錢沒閒打扮自己，真是天理何在呀！唉！」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故意裝出一付失落的可憐相。

「喂！不要耍花痴了好不好？如果沒有雄厚的本錢，你真的以為石頭可以變黃金嗎？」貞慧不甘示弱地抗議小豬對自己的評價。

小豬聽了哈哈地大笑了起來，她覺得這一刻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「全民亂講」的清純歲月，說話時不必察言觀色、瞻前顧後、口是心非，也不必爾虞我詐地耍心機，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。

她們又聊了一會兒彼此近況，以及這幾年來其他死黨的生活。這時，服務生送上了餐點。

小豬把檸檬片的汁液，擰滴在乾煎的鮭魚上，有感而發地說：

「說真的，今天好高興看到妳。我覺得這幾年工作下來，我已經不像我了。」她顯得有些落寞，這並不是她向來的個性。

「怎麼了？記者生涯不好玩嗎？」貞慧看小豬突然認真了起來，感到有點意外。

「如果一直都像我們在新聞系實習時那樣，那當然是好玩的。但是等妳真正踏進去，才知道什麼是『社會黑暗面』。」她喝了一口南瓜濃湯，並用紙巾擦了擦嘴說。

「難道阮大哥真的伸出鹹豬手了？」貞慧捲著焗烤 cheese 的叉子停留在半空中，她想起那時某報社記者，對他們新四甲超級大班花垂涎三尺的事情。

「呵呵！你是在說『援交女王』婉如的事嗎？」小豬笑了起來，她也記起了班上的那個大美女。當時系上盛傳她是靠「援交」起家的，還有多個目擊證人證實了這些傳聞。而他們大四到報社實習時，更因為她和已婚記者「阮大哥」間曖昧的關係，而有許多加料的出軌緋聞。

「當時，她的大膽行徑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。」貞慧說。

「那是當時，而且是女生。我想班上那些男生，心裡一定都暗爽，幻想能有機會和她來一腿。」小豬不以為然地說。

「喂，妳這樣講很不雅耶！他們不會那麼齷齪吧！」

「妳啲！還是公務員的死腦筋！這那裡是齷齪，是男人的天性。妳不知道，『鹹豬手』在我們新聞界可是價值不斐呀！沒有這些『鹹豬手』，那裡造就得了那些當家花旦名主播！」

「難道，在我離開新聞界的這些年，世界竟然起了這麼大的轉變？」貞慧忍不住又耍起花痴來。

「妳那裡算『我們』新聞界的人，腳都還沒踏進一步哩！大學的實習只能算辦家家酒，真正開始工作，才是真槍實彈上戰場。」

「那以前班上那些男生，一定很高興終於可以『真槍實彈』囉？」貞慧語帶暗示地說。

她們同時想起了班上那對經常混在一起，一高瘦一矮胖的王哥柳哥，想起王哥一緊張就口吃到什麼也講不清楚，還有柳哥扛著攝影機跑步，滿身肥肉抖動的ㄉㄨㄉㄨ樣。她們還想像了新四甲的兩個活寶荷著『真槍實彈』的樣子，不禁爆出了一陣大笑。

等兩人因興奮而過於激動的情緒都回穩後，小豬發表了她對記者生涯的看法。

「其實『援交女王』那種交友方式，放在新聞界，可以說只是小巫見大巫。我現在倒是佩服她當時就這麼有遠見、識實務，知道從大學時就開始『實習』。」小豬這句話真是意有所指。她接著說：

「新聞記者是一個很競爭的行業，外人一般只看到出現在媒體上光鮮亮麗的少數人，以為記者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在鏡頭前講幾句話就可以了。其實，

我們爲了搶新聞，上山下海地跑，什麼分屍命案的現場，槍林彈雨的警匪追逐戰…，再噁心危險都要去。」

「嗯，真是拋頭顱、灑熱血啊！」貞慧難得看小豬這麼認真說話，忍不住又要開她玩笑。

「沒錯，有時爲了搶獨家畫面，還真的是你爭我奪，會大打出手，過度時就真的掛彩了！」她頓了頓後又說：

「不過，這些可都不算什麼。我覺得新聞界最『可怖』的，是那些女記者之間的權力爭奪戰。要在這種比賽中勝出可不容易啊！要比外表、比手腕、比膽識、比口才、比交際，妳如果樣樣都強，自然容易搏扶搖而直上。但是就因爲這樣，很多新人迷失在這個五光十色的行業裡，以爲光靠姿色就可以一路長青，永遠不敗。」

「那某週刊中寫的陪酒、陪睡可都是真的囉？」貞慧認真的問，並不懷好意地笑了笑，用斜惡的聲音說：「小豬，那，妳是不是真的被某少東包養了啊？小心下次被狗仔隊跟拍！」

「包妳的頭啦！沒看到我這一身寒酸樣？」小豬今天確實因爲工作的關係才到中部，是順道來找貞慧的。她爲了某名牌旗艦店的開幕酒會做採訪，穿得的確實不是很華麗。

「呵呵呵！不過，妳剛才說的，應該只有一小部分的記者是那樣吧！新聞記者那麼多，那可能人人都和當權者有一腿？」貞慧笑著，不自覺地用起了小豬的語句。

「當然，我指的是風氣和價值觀的敗壞。現在真的有不少女生，以爲用身體，用美色就可以換取想要的東西。她們不太重視專業，沒什麼自我要求，更不懂工作倫理，不懂尊重。總之，我覺得社會價值觀一直在引領大家重視物質，才會變成今天這樣。」

小豬這番嚴正的論說，讓貞慧感覺部分像是說中了自己。她有些心虛地接下了小豬的話問道：

「你剛才說的那些條件中，外表還是最重要的一點吧？」這句話看似疑問，但更像是肯定。

她換了語氣接著說：

「小豬，真沒想到，妳當記者才幾年，還真的是改頭換面了哩！我很難接受妳變得這麼有見解，這麼有…。」她欲言又止，故意把話留個尾巴。

「哼！又要換個方式說我『胸大無腦』了對不對？告訴妳啊，聖女，我啊！先天具備了外表，後天培養了大腦，現在內外兼備。而妳啊…。」小豬故意賣了個關子。

「我怎麼了？」

「妳後天卻變成超級『拜金女』，崇尚名牌、不切實際，在公家機關吹起一陣歪風。」小豬把以前貞慧說的話，拿出來反將她一軍。

「我有這麼偉大嗎？我可只是爲了自己高興而打扮的哦！我有我的『三不』原則——不陪酒、不陪睡、不陪玩！」

「那，」小豬靠向前去，「除此以外的都陪囉？」

在二人高聲的歡笑中，服務生走了過來，收拾桌上留著殘羹剩菜的碗盤。

小豬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地問道：

「對了，聖女，你想不想去巴黎玩？」

「巴黎？怎麼想到要去那麼遠的地方？」

「昨天我看雜誌，上面說現在刷 XX 卡，自由行十天只要五萬！」

「五萬？大約是我一個半月不吃不喝的薪水。」貞慧可從未想過要花這麼多錢去玩。

「小姐，妳忘了自己剛才說的——青春有限，要玩趁年輕！你總不想到年老時，才步履蹣跚地攙著老伴在巴黎街頭漫步，當兩人牽手走過 Le Pont Neuf 時，才悟然大悟地捏著鼻子對他說：『親愛的，原來巴黎人在塞納河畔接吻時，要忍受牆角這麼刺鼻的尿騷味！』」

貞慧聽著笑了起來。小豬繼續說：

「你應該也不想七老八十時，才打開那盒阿甘的巧克力，無奈又氣憤地說：『Life is like a Dod damn box of chocolate, and you never know what Dod damn chocolate you're gonna get!』，那時啊，害怕血糖過高，妳已經不敢吃巧克力了。」

貞慧又笑了，同時，在她的心中，升起了一幅巴黎街頭浪漫的風景畫。

5

每日的上班、下班，同樣的業務不斷重複著，擬公文、上呈、辦活動、開會、考績、懲處，貞慧對於這種規律性的 routine，著實是有些厭煩了。工作以外的加料，不外是股長無厘頭的玩笑，辦公室的媽媽們的媽媽經——報怨公婆、數落老公、感嘆小孩，以及出錯時主任的訓話，還有考績熱季時焦頭爛額的加班。

這些總的加起來，生活仍舊讓人提不起勁來。雖然貞慧依然精心打扮自己，試著保持光鮮亮麗，天天都讓人耳目一新，但她也知道，有限的薪水，其實只能做有限的事。有時，她也會心生不滿，同樣是參加國家考試，為何那些高考三級的科員，薪水一開始就比她多了將近一萬元，而她的工作量卻明顯地多過那些佔了六、七職等的同事。她試算，假設薪水維持一年調一千的話，要花十年的時間才可以增加一萬，那究竟要到何時，才能還完剩下二十多萬的助學貸款，再存錢買一輛車，然後還會有多餘的錢，和小豬一起去浪漫的花都巴黎玩？

其實，還有讓貞慧更不願去面對的事，那就是她那日益高漲的刷卡金額。自從有了「好好愛自己」的領悟，她每個月的製裝及「治妝」費，一定不少於五千元，而且每到假日，就會不由自主地去逛百貨公司，看到喜歡的東西，很難忍著不去買下來。

幾乎每一天，她都試圖做不同的妝扮，在服裝及飾品上變化搭配。辦公室裡的男同事見到貞慧，眼睛總是為之一亮，會不由自主地和她說幾句玩笑話。而其他科室的男同事來接洽業務時，也會忍不住多看她幾眼。她發現外表的條件，使她在處理業務時順利多了，尤其，當她犯了錯誤，也比以前更容易得到諒解。

辦公室裡其他的女同事，那些大貞慧十幾二十歲的媽媽們，自然也察覺到貞慧明顯的改變。偶爾，秋月姨會關心地詢問貞慧的經濟狀況，並提醒她要存點

錢，不要花光了薪水。年紀和她最接近的佩婷，也常鼓勵她再參加高考。

「趁年輕記憶力還不錯的時候，趕快去考一考，別像我這個年紀了，要記什麼都記不起來。尤其是生了小孩以後，別說照顧他就沒時間讀書，更可怕的是，體力和記憶力都會衰退一半。」

阿滿姨也常說：

「沒交男朋友就去考試啊！妳花太多時間打扮自己了！」

天知道，考試是貞慧一生中最大的夢魘，當初要不是她媽媽硬逼著她參加高普考，她是不可能在大學畢業之後，再自討苦吃地去考試。而在普考中幸運地增額錄取後，她也早就下了決心，這輩子不再參加考試。

貞慧知道，辦公事這些長輩女同事們其實都很傳統，她們雖然嘴裡抱怨老公太大男人不懂分擔家務、小孩嬌慣又不會體恤，也宣稱要為自己而活，但骨子裡又拋不開「做牛就拖，做人就磨」的傳統想法。她們自然對她的花錢方式不表贊同。

貞慧雖不願再沒日沒夜地苦讀，然而，基於加薪的誘惑，以及長輩們諄諄的告誡，她還是上了補習班，準備參加明年的國家考試。

6

「土地增值稅之免徵——分爲繼承移轉、捐贈土地、公地出售、土地徵收四種。繼承移轉是因繼承而移轉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。如前項土地再行移轉，以繼承開始時，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爲準……。」當貞慧躺在柔軟舒適的美容專用牀上時，她還努力地背誦著「民法物權與不動產法規」的法令內容。她努力回想老師上課講述的各種實際案例，來加強對法條的記憶。但空氣裡飄散著薰衣草的芳香，以及輕柔的鋼琴曲，讓人昏昏欲睡，不知不覺中，她進入半醒半睡的狀態，腦海裡

根本容不下什麼法規法條。

「小姐，妳是不是在市府上班啊？」正在幫貞慧指油壓按摩背部的美容師突然問她。

這麼唐突的一問，著實讓貞慧嚇了一跳。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她頭腦很快地清醒了。來這裡做臉指油壓不過第三次，她記得不曾提過自己的工作。

「我在市府大樓裡看過妳呀！」美容小姐笑了笑說。

「我有這麼顯眼嗎？還是做過什麼糗事，剛好被妳碰上？」貞慧還是覺得很疑惑。

年輕的美容師笑出聲來。

「沒有啦！是我常常去妳們樓下的提款機領錢，有時剛好就看到了。妳長得很漂亮啊！」美容師補了一句讚美的話。

「可是我不常去那裡提款啊？」

「其實，是我閒閒沒事時，會跑進市府大樓裡逛一逛，去走走、看看。」美容師有點不好意思地說。

「那裡有什麼好逛的？『183 club』有要來開演唱會嗎？我怎麼都不知道？」貞慧看這個美容師有些靦腆可愛，因此講話時不自覺地輕鬆了起來。

「沒有啦！因為裡面的冷氣很涼，而且，我很喜歡看妳們辦公的樣子。」她邊說著，邊在貞慧的大腿上塗了按摩精油，並輕輕地推按了起來。

「喜歡看妳們辦公的樣子」，這句話聽起來有種說不出的怪異。

這位手上正忙著的美容師，看起來頗年輕，頂多二十二、三歲，服務起來的感覺，也不像個老手，資歷應該不深。貞慧前兩次來這間連鎖美容院時，都沒有遇見過她，對她可說一無所知。

「小姐，妳在這裡應該沒做多久，我來的時候都沒看過妳。」

「是啊，我本來一直在準備普考，想考公務員，因為工作比較穩定，薪水也比較多。可是考了幾年都沒考上，就想不要再考了，所以才來做美容業。」

「那妳原來不是學美容的囉？」貞慧從她生疏的按摩技術提出猜疑。

「我是啊，我高職讀的就是美容科，讀書時就開始在美容院半工半讀，後

來也拿到了美容師的丙級證照。不過，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做臉，指油壓是最近才開始做的。」年輕的美容師怕貞慧不信任她，所以簡單扼要地介紹了自己的經歷。

她接著說：

「我一直很羨慕當公務員的，工作穩定，錢又多。像妳啊，看起來那麼年輕，經濟狀況就很不錯了。」

貞慧知道，她說的「經濟狀況很不錯」，指的是上美容院做臉、指油壓這件事。貞慧心想，她只是買了兩萬塊的美容做臉課程，指油壓是免費附贈，用來吸引顧客上門的，其實這樣算算，做一次臉也不過六百，並不很貴。她並沒有浪費很多錢在保養皮膚上。

「也還好啦！我們薪水也是要看年資的，並沒有妳想像得那麼多。」貞慧輕描淡寫地帶了過去。

她現在很討厭談到錢，甚至有點害怕談到錢。其實，她賺的也並不算少，除了固定薪水，還經常兼差當各類考試的監試委員，賺了不少外快。但是，現在她花錢的速度，的確比賺錢還快。

「再怎麼樣都比我們好，我這一點薪水，養自己只是剛好而已。」美容師帶著感嘆地說。頓了一頓，她接著說：「而且，我已經結婚，有一個小孩要養。」

「哇！真的是看不出來。」貞慧的確有些吃驚，這個看起來比自己小好幾歲的女孩，竟然已經當媽媽了。

「是啊！誰叫我年輕時愛玩，提早當了媽媽，現在，只能專心帶孩子，等老公退伍。」美容師一付老氣橫秋地說。

「嗯。」貞慧閉上眼睛，含糊地應了一聲。

她並不想繼續談論下去，因為可以想見，接下來的話題即將圍繞在老公、小孩身上，還免不了要討論一下家裡的開銷及賺取的薪資。而關於錢的話題，是她目前最不想觸碰的部分。

7

尖銳的鈴聲一響，貞慧匆匆地翻開考卷，迅速地瀏覽了一下題目。她原來略顯緊張的神情，在看完題目後，變成眉頭深鎖的憂鬱。她緩緩地拿起筆，用筆尖抵著題目紙，盯著試卷，陷入一陣發呆中。

這一節考的是「不動產估價理論」，題目是需要背公式的計算題，第一道題目寫著：

「某棟建物之重建成本為 5,630 萬元，耐用年數為 50 年，殘價率為 10%，試以定額法、定率法、償還基金法計算經歷了 20 年後，該建物之價格？（儲蓄利率為 3%）」

貞慧在腦海的資料庫裡搜索，想把背得半生不熟的計算公式給硬擠出來：定額法好像是 $D=C(1-R) \times 1/N$ ， $P=C-D \times n$ ，定律法是 $d=1-60\sqrt{10\%}$ ， $P=C(1-d) \dots$ 好像還有個次方，是 n 還是 N 呢？那償還基金法呢？ $A=C(1-R) r/(1+r) \dots N$ 次方？還要再減 1 還是加 1 呢？

她在紙上胡亂地寫下記憶力所能思及的「片垣殘跡」，希望盡可能地拼湊出完整的公式。明知這是最基本的題型，等於是先給甜頭的送分，但公式記不清楚，就根本別想算對。而她，的確連基本的公式都背得不踏實。

把公式模糊的影像勉強擠出來後，貞慧逐一套進了題目中的數字，並用計算機一一算出。接著她看了第二題。

仍舊是一堆龐大嚇人的數字，而此時，貞慧有種窮途末路的感覺，因為，她再也想不起任何一個公式。

當初報考「不動產估價師」，是看上它執業後豐厚的收入。報章雜誌上給這個新興行業極高的評價，宣稱它是繼醫師、會計師、律師、建築師等四師之後的新貴行業。貞慧是房地產業的門外漢，也不特別熱衷數字的計算，她不過是以投資報酬率的心態來決定這個令人不甚情願的考試——既然非得參加，不如就選擇一個回報率最高的科目吧！因此，她放棄先前普考準備過的普通行政，選擇了錄

取率極低，難度卻超高的「不動產估價師」，作為晉升新貴階級的賭注。

然而，貞慧顯然高估了自己發憤向上的決心。

一開始時，整個週末她都從清晨補習到天黑，耐著性子與惱人的數字及土地稅法周旋。但，這樣撐持了不過一個多月，她已像張弛過久而彈性疲乏的橡皮圈，變得行屍走肉了起來。她思忖著並真的隨著心情調整了上課的時數。這樣勉強又過了數週，然而，體內貪懶的分子終於戰勝，她索性放著繳了學費的補習課不去上。她貪戀那帶著一點點華麗而又慵懶的生活方式，任由聲光媒體的廣告，來搔得她心癢難耐，等給足了理由，她便又欣然地投向消費、商品的懷抱。

因此，她現在只得受弄於這些陌生的數字，任它們擺佈自己空空如也的腦袋。

她望著考卷，感覺眼前那堆黑壓壓的數字，正掙扎著要擺脫白紙對它們的束縛，一個個奮力地想衝出紙面。它們像剛啄破殼的雛鳥，用濕漉漉的小翅膀，使勁撐著身體一躍而出，在白紙上搖搖擺擺地邁開了步。然後，沒有多久，這些數字開始在紙上飛奔，它們相互衝撞並扭打成一團。貞慧眨了眨眼，試圖再看清題目。

某人一個月的薪水 3 萬 5 千元，他每月固定的花費如下：房租 5 千元、車貸 5 千元、貼補家用 5 千元、做臉 6 百元、製裝、保養品、化妝品 5 千元。此尚不含餐食與其他雜項支出。而他尚有 20 萬元學貸，利率為前二年免息，第三年起為 5%。試問，他該如何規畫財務，才能在 5 年內還完學貸，並使每月結餘能維持 5 千元以上？

貞慧有些吃驚，彷彿心底的秘密不經意被揭露。她疑心是自己眼花看錯了，然而，眼前白紙寫著黑字，真真切切，讓人百口莫辯。她不相信這壓在箱底的秘密，竟會如此被昭告於世，故用力眨了眨眼，試圖再看清楚。

某人一個月的薪水 3 萬 5 千元，他每月固定的花費如下：房租 5 千元、車

貸 5 千元、貼補家用 5 千元、做臉 6 百元、製裝、保養品、化妝品 5 千元。此尚不含餐食與其他雜項支出。而他尚有 20 萬元學貸，利率為前二年免息，第三年起為 5%。試問，他該如何規畫財務，才能在 5 年內還完學貸，並使每月結餘能維持 5 千元以上？

題目確實如此，她並未眼花看錯，只是，在題目後多了一道附題：

而假設他已積欠了 30 萬元卡債，本月又新刷了 5 萬元旅行團費，及 3 萬 5 千元 LV 手提包…，而信用卡的循環利率為 20%，那麼，他又將花幾年，才能還清欠款，使收入由負轉正？

這一次，她覺得心慌了，彷彿自己光著的身子，被數以萬道眼光觀看，她想隨手抓個什麼來遮羞，什麼都好。即使只是把頭埋在沙堆裡也好。

於是，她閉上眼睛，想躲避這個意外的難堪。但，這些舞動的數字，非但沒有就此消失，反而從眼眶快速竄進腦中，在她昏茫黑暗的腦子裡奔跑繞圈子。

深深的羞愧使貞慧的頭隱隱作痛，她感覺自己像正充著氣的汽球，巨大的壓力就要將自己脹破了。她張開雙眼，想懇求一些援助，沒料到換來的竟然是考卷上龐大的金錢數額，無情地輪番攻擊她。她一陣暈眩，身子一軟，便「砰」一聲倒了下去。

考場出現短暫的失序。

黑暗中，她的意識帶著幾分清醒，和身子暫時分離，飛到上空來觀看自己。有人衝上前來扶起了她，接著，她被移到迅速趕來的擔架上，在上上下下的晃動中下了樓梯，直奔有冷氣的救護車中。車子開動了，圍觀的人群被遠遠拋在後頭，他們的竊竊私語、議論紛紛，也被尖銳刺耳的鳴笛聲蓋了過去。但貞慧心頭的秘密，卻亦步亦趨，甩不掉，也藏不住。它糾纏在救護車頂眩目的紅色警示燈上，不斷閃爍，像在引起路人的注意。

薪水 3 萬 5…，房租 5 千…，學貸 20 萬…，車貸 5 千…，5 千貼補家用…。30 萬卡債…，5 萬元旅行團費…，3 萬 5LV 手提包…，循環利率 20%…。補習、做臉、製裝、買保養品、化妝品…，聚餐…。

這秘密像天邊一記沉悶的雷聲，遙遠、糊模，卻懾人地暗示著什麼。它由一開始的畏縮閃躲，逐漸大膽放肆起來，一路尖聲狂笑，招搖過市。

然而，被揭露的秘密背後，其實隱藏了一個更大的秘密，只是貞慧並不知道。昏迷中的她，還在為過度消費而羞愧自責，以為自己必須為積欠的卡債，負上完全的責任。

救護車全速急馳，奔向醫院，因閃躲不及，輾過路面一個小窟窿。在顛簸中，貞慧被搖晃得有些清醒了，她感覺眼皮上的黑暗，似乎透進了一點光亮。模糊中，她聽見車上救護人員的對話。

「這個小姐好漂亮，怎麼身體這麼差？」

「可能是太緊張了吧！多給她一些氧氣，很快就會醒過來了。」